

大城小事

长街岁月

●詹阳

凌晨四点的街道还浸在靛蓝色的雾霭里,老陈已经蹑蹑地摸黑起身。他总要在棉袄里多揣个烤红薯,临出门前,把保温杯灌满姜茶,再给老伴秀珍的防风帽添层毛线围脖——这些动作在八平方米的环卫工宿舍里完成,轻得像猫踩过旧报纸。

“老头子,又偷穿我织的护膝。”秀珍半梦半醒间咕哝着,伸手拽了拽褪成灰白色的床单。老陈嘿嘿笑着,把那双起了毛球的藏青色护膝往工装裤里掖了掖,转身时带起一阵混合着樟脑丸和艾草味的晨风。

我在巷子口遇见他们时,天边刚泛起蟹壳青。两抹橙色的身影在空寂的长街上缓慢移动,竹扫帚与地面摩擦出沙沙的韵律。老陈握着铁铲清理垃圾桶,秀珍就跟在后面用抹布擦拭桶身,动作娴熟得仿佛在给自家碗柜除尘。

“小伙子,吃早饭没?”秀珍从帆布袋里掏出个塑料袋,三层报纸裹着还冒热气的葱油饼,“老陈天没亮就支起煤炉烙的,说是要给上学的孩子备着。”她眼角堆起的皱纹里沾着星点面粉,让我想起老家屋檐下垂挂的冰凌。

十年前,我搬进这条老街时,他们就在环卫站后墙根下搭了间铁皮屋。老陈总说自己是“扫大街的状元”,能从满地落

叶里扫出完整的银杏书签,能在积雪下刨出流浪猫藏的鱼骨头。秀珍则像个移动的针线包,裤兜里永远揣着各色碎布,见到谁家孩子衣服绽线,就摸出顶针缝补。

那年腊月寒潮,我看见老陈蹲在路灯下往秀珍胶靴里塞暖宝宝。她患风湿的膝盖肿得像发酵过头的馒头,却坚持要跟着出工。“这婆娘犟得很,”老陈一边搓热手心捂她的膝盖,一边念叨,“说是怕我眼神不好,扫不干净盲道。”话音未落,秀珍突然把冻红的脸埋进他沾着雪渣的工装领口,两人呼出的白气在空中打了个旋儿,融进路灯昏黄的光晕里。

最难忘的是某个盛夏正午。我在便利店门口遇见老陈举着盐水冰棍,像捧着圣物般匆匆往树荫下跑。秀珍正给中暑的同事掐人中,汗湿的后背在橙色工服上洒出深色地图。老陈蹲下来,把化开的冰水一滴一滴喂进她干裂的嘴唇,那神情比庙会上雕菩萨的老师傅还虔诚。

去年,环卫站改建,终于给他们分了间带窗户的宿舍。搬家那天,老陈从床底拖出个铁皮饼干盒,里头整整齐齐码着三百六十五个毛线球——都是秀珍这些年捡的断线头缠成的。“等攒够斤两,给老婆子织条彩虹围巾。”他压低声音跟我说,眼睛却瞟着正在钉窗帘的秀珍。夕阳透过

新装的玻璃窗洒进来,给那些毛茸茸的线团镀上金边,像无数个未完待续的黄昏。

前几日暴雨,我经过岗亭时,听见老陈在哼黄梅调。秀珍戴着老花镜补雨披,针脚走得比年轻人绣十字绣还密。“当年,你说要给我买金镯子,结果就骗我扫了四十年大街。”她突然开口,老陈的哼唱戛然而止。沉默在雨声中膨胀,直到秀珍“噗嗤”笑出声:“可你把每条街都扫成了咱家的金砖路。”

此刻,他们正在清扫婚礼彩炮的碎屑,老陈特意换了把新笤帚,说是不让喜气沾了灰。秀珍把收集的完整彩带编成

流苏,说要挂在环卫车把手上。

晨光漫过他们佝偻的脊背,将两道橙色身影拉得很长很长,宛若岁月深处永不褪色的糖画。

东园文学奖
征文选登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光影定格



■翠垄茶音

周文静/摄

诗人心语

遇见三角梅

●黄师

三月,你从围墙的裂缝中醒来
层层叠叠簇拥着
紫色的火焰
点燃了整条街的寂静

蝴蝶停在你的肩头
呢喃着冬日的霜华
而你只轻轻摇晃
洒落一地星光

阳光穿过你的花瓣
边缘带着微微的波浪
似被爱人轻吻后留下的温柔痕迹

我站在你面前
数着你绽放的节奏
每一朵都是春天的心跳

风拂过
你抖落身上的尘埃
将整个春天穿在身上

随笔小札

玉兰花开

●杨锐



清晨推开窗时,那株白玉兰正立在料峭春风里。

灰褐色的枝干虬结着经年的褶皱,像老人布满青筋的手掌托起一树雪花花苞。我总疑心这株玉兰是通了灵性的——去年深秋移来时不过齐腰高,今春竟蹿得丈许,枝桠间已缀满白瓷盏似的骨朵。

花苞在晨光里泛着半透明的玉质光泽,绒毛似的暖阳沿着花瓣边缘游走。最西头那朵最先绽开,九片花瓣舒展如蝶翼,露出内里紫红的萼瓣,像是少女藏在素绢里的胭脂盒。凑近了能嗅到清冽的香气,不似茉莉的清香,也不似玫瑰的甜腻,倒像是雪水滤过松针的味道,让人想起深山古寺里褪色的经卷。

邻居阿婆说这玉兰开得早,怕是要被倒春寒打落。果然,某夜风雨骤至,晨起时,满地雪瓣零落成泥。我正惋惜着,却见东向枝桠上几朵花苞正倔强地仰起脸庞。她们在冷雨中褪去青涩,用纤薄的花瓣承接雨水,倒像是捧着琼浆玉露的琉璃盏。那些被风雨揉皱的花瓣愈发莹润,仿佛月光在宣纸上洇开的墨痕。

最妙是雨霁初晴的午后。水珠在花瓣褶皱间打转,忽而坠下,惊醒了蜷在蕊心的蜜蜂。阳光穿过花枝在地上织出斑驳光影,老墙根的青苔正悄悄爬上玉兰树下的青砖。有戴胜鸟掠过树梢,尾羽在白

玉兰间划开一道雪色涟漪,倒让我想起《牡丹亭》里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”的唱词。

这般盛景不过旬日。当紫藤花架垂下淡紫色瀑布时,白玉兰已褪去华服。褐色的花萼托着皱缩的花瓣,像收拢的纸伞遗落在枝头。某日大风过境,最后几片花瓣飘进邻家窗台,落在晒干的木棉上,倒成就了一味独特的香方。

我弯腰拾起一片花瓣夹在书页间,忽然懂得某些生命不必追求永恒,绚烂地绽放已是难得。玉兰用三个月积蓄这一树芳华,又在春风里从容谢幕,何尝不是种圆满?那些被风雨摧折的花瓣,那些零落成泥的香魂,都在泥土里酝酿着来年的新生。就像我们终将老去的容颜下,永远跃动着不肯安分的灵魂。

如今,每见白玉兰,总想起老宅天井里那株昙花。祖母说它“月下美人”的雅称太俗,倒不如叫“夜精灵”。某个暑夜它突然绽开,洁白的花瓣在月光里微微发蓝,清晨却已蜷缩成褐色的茧。可那转瞬即逝的美,却在记忆里鲜活了三十年。

或许生命最美的模样,正在于明知会凋零仍要全力绽放的勇气。当我们学会在盛放时珍惜,在凋零时释然,便懂得了玉兰教给我们最朴素的道理:真正的永恒不在于抗拒凋落,而在于让每个瞬间都闪耀的光芒。